

# 符号域:民族文化的载体

## ——洛特曼符号域概念的解读

武汉大学 郑文东

**提要:** 符号域思想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符号域是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是同一个民族文化中各种符号和文本存在与活动的空间。这一范畴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整体观,有助于人们研究文化语言的构成、文化中各个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它本身既是文化的认知机制,又是认知的结果,把文化作为一个多层次、有组织的大系统展示人前。

**关键词:** 符号域、符号空间、文化文本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10(2005)04-0052-04

### 1. 引言

“符号域”( )一词是洛特曼1984年在《符号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洛特曼运用信息论、控制论和拓扑学的研究成果,在其专著《在思维的世界里》(1990年英文版,1999年俄文版)中对符号域的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这一独创性的科学范式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符号域,就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同一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文本存在和活动的空间就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域,因此我们说,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借助这个概念研究文化语言的构成、文化中各个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那么,符号域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呢?换言之,既然文化研究已然蔚为大观,洛特曼另提出一个符号域概念的新意和价值何在呢?

### 2. 符号域概念的缘起

符号域概念的提出源于维尔纳茨基( )的生物域( )概念。二者从词源学而言构成一致: = + , = + 。维尔纳茨基认为:“(.....)生命的各个层面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其中一

个不能脱离另一个存在。”(1999:166)同样,洛特曼看重的也是符号域这一民族文化的载体中各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紧密关系,它们错综复杂,彼此交织,组成文化的多种符号体系的综合体。

“生物域有着一定的建构体系,对于发生在某体系内部各类事件生物域都有决定权.....处于自然环境包围下的人,所有的生命有机体,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是生物域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下发挥一定功能的产物”(同上)。生物域是生物的有机综合统一体,是生物延续的条件。同样,洛特曼认为,任何存在都有具体的时空,文化也不例外,形成于一定的时空。符号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多个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它又是多维度的,既有空间的维度,还有时间的维度。它不仅是整体,而且是所有的符号体系运作的环境,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文化空间,是民族历史、观念、习俗的聚合体,这个文化空间是现实的,充满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事实,这些文化事物亦可称之为文化文本,由文化符号构筑而成。

洛特曼之所以引申出符号域的概念,是看重它和生物域的共同特质,即这不仅是一个包含各独立子系统在内的统一的母系统,更是诸多子系统存在及发挥功能的前提和条件。符号域既是文化创造的成果,也是文化存在的条件。

### 3. 符号域概念的解读

#### 3.1 符号域作为独特的视角,和传统文化研究之区别

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包罗万象的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差异甚大,这是因为视角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张岱年,方克立,2004:3)。因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从人类学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人因为创造了符号,才从自然人变为文化人,符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学家泰勒(Taylor)在其《原始文化》中说得非常好,正是“那个复杂的整体(一指文化)包括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特瑞·伊格尔顿 2003:39-40)。它包括众多的领域,因此,解剖文化的结构是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关于文化的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分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层次四分说等等,不一而足(参见张岱年、方克立 2004:3)。总而言之,传统的文化研究重点放在文化的内涵上,所以,上面的二分三分四分之说,讲的都是文化门类和内涵的区别。而符号域思想开辟出自己独特的视角,它研究的是组成文化的各种语言(或曰符号系统),重在文化的表达手段和形式,从符号学的视角切入,进行形而下和形而上结合的研究。所谓形而下,指的是对具体文化现象的把握;形而上,指的是这些现象背后蕴涵的深层民族思想意识结构。洛特曼把符号域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从中发现文化的本质和其动态的普适性变化规律,这样可能觅见一些其它的视角所探寻不到的东西。

洛特曼认为:“任何一个独立的语言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这个语言才能实现其功能。非独立的语言作为符号单位,应当被看作是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依然是该文化的符号空间所固有的。这个空间我们定义为符号域。”(1999:165)由此可见,文化不是空洞的,是附着在各类文化语言(此处的语言不仅是指自然语)上的,这些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它的载体。在整个符号空间中,编码也在不断的更新。文化的每一个门类如哲学、文学、法律、绘画、音乐、自然科学(又往

下分为各种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都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都有各自的表达语言。比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同名的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但所用的表达语言却大相径庭。芭蕾舞是形体语言和音乐语言的结合,其形体语言更是由一整套相对程式化的芭蕾语汇所组成,可以说有它自己独特的语言;洛特曼曾经详细分析过电影的语言构成,他认为,从一开始电影是两种语言在起作用(渐进的胶片+剧本=默片;渐进的胶片+有声的言语=有声电影;而音乐是第三种语言——一种广泛使用的因素)(2000:574)。文化各个门类之间的表达语言,彼此相互犬牙交错,各自的性质、功能、相互的关系(从完全可以互译到完全不能互译——翻译机制是符号域运作的机制之一)等各方面都不相同,但互相之间又构成一个大的整体,反映和概括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这样,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符号域就成了一个符号系统的综合体,这是一个符号空间。这一概念强调了文化的符号形态,文化的符号本质,这也正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之新意所在。

#### 3.2 符号域是一个多层级的完整符号系统

那么,文化果然是符号组成的吗?既然是符号的动物,因此,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无不是在运用符号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反映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模式化。这些活动都是符号化的活动,都是以符号为文化内涵的载体。上万元的一顿豪宴和街头几元的小吃,相同的是都能填饱人的肚皮,而几乎没有人仅仅因为饥饿去吃顿豪宴,因为它已经承载了文化,演变成为一种象征富贵的符号,它包含了“能指”(一顿饭)和“所指”(富贵)两个部分。又如,“雨衣的功能是让我们防雨,但是这一功能又同表示一定天气的符号结为一体”(巴尔特 1987:37)。各个民族的习俗中更是充满了富含本族特点的行为符号,红红的福字倒贴,预示着来年喜气盈门;中国画中的荷花,象征着一个人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当我们看到荷花的图案,会想到荷花和人的高洁,因为,在中国人对荷花的认知中,就包含了这两重意义,它化身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首先是符号,它承载和传递的是信息,符号是信息的物化形式。能成为文化符号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文字典籍:如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2)规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社会组织各方面规定,如各种仪式:祭祀、祈雨等;3)器用:长城、金字塔、瓷

器等。它们全都含有一定的历史含义、文化价值,具有内容和表达两个层面,因此也被洛特曼通称为文化文本。洛特曼把文化看作文本的总和,或者说文化是建构文本总和的机制、文本是文化的实现。由以上分析可见,文本既可以是文字作品,又可以是物质实体,还可以是一种行为方式。

文化是符号,但同时,又不是单个孤零零的符号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它是一整套符号体系,是文本的集合。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人类的自然语有共通之处,这种和自然语异质同晶的关系正是符号域概念的价值所在。从符号和符号系统——自然语(按照洛特曼的观点,这是第一模式化系统)产生之日起,信息的浓缩和保存方式便取得了另一种性质,此后人类就产生了特有的信息积累方式,人类文化才如同语言符号系统一样建立起来。它不可避免地复现了自然语的结构体系,是自然语的衍生,是建立在该社会群体所接受的自然语基础之上的第二模式化系统。比如我国古代官员以服装的不同颜色和花纹来加以区别,体现出等级森严的有序社会,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是唐朝低职位官员的服装,这些服饰就形成了一整套官员服饰的符号语言系统。因此,“语言被纳入文化的普遍系统,和文化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2000:487)。符号域的基础是民族自然语,后者是符号域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离散型符号组成的系统,属于该民族所有成员。它和第二模式化系统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促成了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

既然民族文化和自然语是异质同晶<sup>1</sup>的关系,那么,作为文化成素的文本,同样是在该文化内部按照一定生成规则(如自然语的语法)形成的,一旦脱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同样的信息就不成其为文化文本。河滩上的一块顽石躺在那里,没有什么文化价值,但它一旦进入一个符号系统,如园林中、奇石展上,或者是一块化石,那它就成为了文化符号,因为它承载和传递了信息,具有文化或历史价值。文本和符号域、及其编码系统的关系表现在:在不同层面上,同一个信息可以是文本,还可以是文本的一部分,或者是文本丛。因此,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可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如同一个文本丛或“1830年俄罗斯小说”这一统一文本的一部分(2000:507-508)

3.3 符号域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结果和认知机制

符号域思想的前提,是把文化作为人类认知手段

与功能来看待的,这亦为其思想价值之所在。文化反映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认知机制。卡西尔说过:“它(指艺术——作者)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卡西尔,2004:198)艺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现实的发现和认知。洛特曼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是基于自然语基础之上的对外部世界的模式化。所谓对外部世界的模式化,反映的是现实世界,它是人类的创造,世界图景是人为创造的结果,文化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本身固有存在的。因此,符号域本身是该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创造性描写,是各种描写形成的文本总和,是世界图景的整合。它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如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格和心理结构等。而这一个深层结构作为文化中不易观察到的、相对稳定和不易变动的层次,如同涌动的地下暗河,贯穿了整个民族文化符号域内,它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中的恒量,洛特曼对这一恒量作出了高屋建瓴的符号学关照,透过的正是对文化载体的符号域中的多样化文本的观察,来体悟人类心灵深处最深刻、隐秘曲折的底蕴。譬如,色彩是构成人们视觉符号的主要元素之一,现代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关于色彩的联想意义,就是把色彩对人的心理和生理效应,以及文化价值对于色彩的影响等作为基础,然后通过一种特殊的、下意识的联想,如此构成的意义内容,会因文化背景之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人会把辉煌尊贵的明黄色和古老中国联在一起,因为古代只有天子才能穿明黄色的衣裳,因此成为最高智慧和权力的象征。而西方的基督教徒们却不喜欢黄色,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曾身着黄衫。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差别,是因为他们身处不同的民族文化符号域内,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不同的认知。因此,符号域所包含的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因民族而异的,各个民族眼中的世界图景各不相同,符号域则是这种民族差异的重要根据。可见,符号域是文化的认知机制和认知的结果。

洛特曼指出:“文化作为统一的符号系统,其相应的‘未完成性’、没有终结的有序性并非它的缺陷,而是它正常行使其功能的条件。原因在于,文化认知世界的功能本身意味着赋予世界系统性。”(2000:497)这说明了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亦是洛特曼比结构主义走得更远的最好注脚,因为结构主义是把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分析的),证实了文化整合世界的功能。他随后列出了文化——尤其是其

中心编码结构所具有的两个重要特性:“1)它应当具有很高的编码能力,也就是说,或者能描写大量的客体,包括对认知模式而言还未知的客体,或者能够预测出不存在的客体,那些客体即使在它的参与下也无法描写。2)使用它的该集体应当清楚它的系统性,把它作为工具,使没有定型的事物成为系统。”(2000:498)我们认为,他说的依然是文化对世界的整合作用,即中心编码结构如同自然语中的语法,人们可以透过它,认知未知世界中新的事物,预测文化未来的趋势和走向。他又提出:“文化的机制——是把外部区域变为内部区域的结构:把非结构变为结构,把外行变为有教育的人,把罪人变为守规矩的人,把熵变为信息”(2000:505)。人类集体通过文字、艺术、通过习俗变成一个有秩序、有条理的社会。让我们以“礼”为例,看看文化是如何把中国古代社会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社会。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详细梳理了我国古代(七世纪前)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在古代繁复的仪式背后蕴涵的思想世界。他指出:“秩序首先表现为一套仪式。……这套仪式把这种来自‘宇宙’的自然秩序投射到‘历史’的社会秩序之中,把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仪式上表现出来,并通过仪式赋予它与自然秩序一样的权威性和合理性,这样,仪式就有了特殊的意味。”(葛兆光 1998:131)因此,在现在被称作“礼”的仪式背后,隐藏着殷周人心目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葛兆光 1998:130)。这样,作为符号域构成部分的礼仪系统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变得有序化。在古人的眼中,礼仪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它象征着一种秩序,对礼仪的破坏,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礼仪系统中,反映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这一系统更是古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结果。

#### 4. 结束语

一言以蔽之,符号域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系统进行描述的,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它的整体

观和系统性,把握住人在创造文化中的作用,进而在符号域中找寻一个民族深层的思想意识结构。符号域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新的视角,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尺度和衡量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符号域是一种描述文化的工具语言,或曰“元语言”,用它便于探索民族文化内部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特殊性。

#### 注 释

1. 异质同构( ) :洛特曼讲第二模式化系统时,常用这个词强调自然语和各类文化语言的结构类同,虽然它们的性质大不一样。

#### 参考文献

- [1] . . . [M]. . . , 1992.
- [2] . . . [M]. . . , 1999.
- [3] . . . [M]. . . , 2000.
- [4] 巴尔特,《符号学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 [6]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7]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8] 李肃,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38-42页。
- [9]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0]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1] 白春仁,文化的符号学透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69-72页。

收稿日期:2005-05-13;

本刊修订稿,2005-11-02

通讯地址:100089 北京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杜桂枝)